

集群效应下伦敦城国际金融中心 优势培育及对大湾区的启示

◎ 梁惠雅 王应贵

摘要：从真正意义上讲，伦敦城与纽约曼哈顿是全球金融中心，其他城市只是区域金融中心。伦敦城能长期保持这一殊荣必有其独到之处。人才优势和企业集群通过金融科技转化成了巨大的核心竞争力。优质人才和金融服务业的规模相辅相成，形成了强大的引力中心。先进的金融科技应用把伦敦城和世界其他城市紧密联系起来，充分发挥了伦敦城的辐射作用。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水平较低，而东亚正成为全球新的经济重心，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前景十分美好，伦敦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伦敦城 金融中心 集群效应 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F835.6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0.02.006

一、前言

本文中，伦敦城并非指伦敦市，而是指伦敦大都市下的一个区，即伦敦古城，占地面积为1平方英里，位于泰晤士河北岸、夹黑衣修士桥和塔桥之间。2019年9月公布的第2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指数）显示，按照商业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以及国际声誉这5项

指标综合评分，伦敦和纽约是长期占据国际排行榜前两名的金融中心。伦敦城国际化程度很高，金融服务业主要以跨境业务为主。然而，伦敦城主要通过高效利用地缘、贸易、金融、科技等经济要素吸引众多的跨国金融机构，建立起了精英人才资源库，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金融中心文化。

我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二，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但包括金融服务和保险在内的服务贸易却连年逆差，出口能力亟待提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联合基金“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融资金融风险度量及协同管理创新研究”（U1901223）、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2019年度重点课题“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产业集群研究”（2019GZWTZD03）成果。



目前我国正积极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自由贸易区大胆尝试创新性金融开放政策，力图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上海自贸区和天津自贸区已取得了局部成果，而其他自贸区正跃跃欲试，粤港澳大湾区被寄予了厚望。然而，客观现实时刻提醒我们：中国还不是金融强国，金融服务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虚心学习国外先进理念和实践，并结合具体国情科学推动我国金融服务业向前发展，有序扩大金融开放。伦敦城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学习与借鉴。遗憾的是，目前国内以伦敦城作为对象的研究文献较少，甚至有的文献会错把伦敦市视为伦敦城。为此，本文试图聚焦伦敦城的产业集群效应及优势，期望对相关研究有所贡献。

二、伦敦城的金融业与国内地位

2006年，伦敦城的自治机构易名为伦敦城公司（The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该自治区历史悠久，主要管理层是由伦敦城市长、市府参事议政厅、政务议事厅及相关的官员组成。与大伦敦市的其他自治区相比，伦敦城享有高度自治权，如独立的警察权、独立的法院、公共行政费用公司化（由伦敦城公司基金承担）、市场管理、娱乐用地审批权以及泰晤士河上四座大桥的维护。伦敦城的主要使命是维持和提升英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地位，促进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发展，因此伦敦城市长身兼数职：伦敦城的主要管理者、英国金融和相关服务业的国际大使、民意代表（代表、支持和提升伦敦城的产业发展，巩固伦敦城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伦敦城有着近2000年的历史，其金融

服务占英国半壁江山。追溯历史，伦敦城最初建于公元43年的古罗马帝国时期，随后分别经历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中世纪、都铎和斯图亚特早期、斯图亚特后期和汉诺威时期、19世纪和20世纪，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伦敦城一直是英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初叶英国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伦敦城的国际金融业务随之迅速发展起来。早在1830年，伦敦城就已开始办理海外汇票的承兑和贴现业务；在19世纪末，海外汇票成为伦敦城票据市场的主要票据（国内汇票被支票替代），在后来不长的时间内伦敦成为全球短期融资及支付清算中心。随着大英帝国的国力影响上升，伦敦的商业银行也相应地开展了海外存款、承兑海外汇票、经营外汇业务和发放国际贷款等相关业务，英国银行在本土和国外纷纷开设分行，而海外银行则在伦敦设立分支机构，伦敦城建立起庞大的全球金融业务网，为英国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工业革命让大英帝国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刺激其国际贸易飞速发展，催生了国际结算、外汇业务和贸易保险业务的蓬勃发展。到19世纪末，英国金融业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伦敦的国际业务暂受挫折，但“二战”后两大阵营的冷战为伦敦发展离岸（国际）金融业务带来了黄金般的机遇；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刺激了伦敦城国际金融业务（尤其是外汇交易业务）的急剧增长，进一步巩固了伦敦城的霸主地位。

伦敦城仅为弹丸之地，但对英国经济的贡献却有目共睹。以就业而言，2018年有52.2万人在伦敦城工作，占伦敦总就业人数的10%。伦敦城的金融服务从业人员占伦敦

市全部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的49%，相邻的金丝雀码头占18%。就经济贡献而言，英国金融服务业总附加值为1350亿英镑，占英国全国收入的7%；伦敦城总附加值为690亿英镑，占英国全国收入的4%，占伦敦大都市全部产出的15%。尽管英国金融服务产业集中在伦敦、爱丁堡和伯明翰等多个城市，伦敦城肯定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金融之都，其国际金融服务业引领全球发展方向。就金融服务出口而言，伦敦城的贡献也是独一无二的。长期以来，英国金融与保险业在英国服务贸易顺差中的占比达到60%，是贡献度最大的行业。2018年，英国金融与保险服务出口额为820亿英镑，顺差为630亿英镑。总而言之，伦敦城作为英国金融服务业的核心地域，对英国境内的其他城市发挥着强大的辐射与带动功能。大部分英国中心城市15%~22%的金融服务工作跟伦敦有关，其中与伦敦城联系紧密的雷丁、剑桥和爱丁堡为当地提供高技能工作岗位；而与伦敦城较密切的桑德兰、米德尔斯堡和北安普顿则提供低技能工作岗位。

伦敦城能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必有其独特的取胜之道，其中之一就是集群效应。伦敦城充分利用金融服务业的集群优势不断加强与巩固自身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份额，从而扩展产业布局、优化核心业务。产业集群（竞争性集群）可定义为关联企业、专业供货商、服务供货商、金融机构、相关行业的厂商及其他具有竞争或合作关系的机构在特定区域内的集中程度。迈克·波特指出，产业集群可能以三种方式影响竞争：提升群内公司的产出效率、促进行业创新、刺激行业内新企业涌现。伦敦城金融专业服务优势包括国际银行业务、海事服务、伊斯兰金融、法律服

务、教育和基础设施融资与交付。

三、伦敦城的人才资源优势与引进政策

尽管伦敦城早已是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但伦敦城公司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密切关注世界其他金融中心的发展，努力寻找和补强发展短板，以探求有利于伦敦城的金融服务业发展方向、保持和维护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地位。伦敦城公司经常委托第三方管理咨询公司对伦敦城的优势、劣势、单项得分和总体排名进行客观评估。2005年11月，Z/Yen（全球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联合伦敦城公司发表《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地位》的研究报告，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针对金融业的竞争力状况，该公司筛选出14项竞争因素为衡量指标，并邀请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城市金融从业人员对这14项指标打分排序，最终结果按得分高低依次为：人才资源库，监管环境，国际金融市场联系通道，商业基础设施，客户资源，公平、公正的营运环境，政府效率，公司所得税，经营成本，专业服务供货商管道，生活质量，文化语言环境，商业房产质量与数量，个人所得税。排在前四项的指标得分都超过5分，而人才资源库以5.37的最高分排名榜首，也就是说，受访者认为人力资源才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伦敦城管理层意识到技术人才对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注重延揽精通业务的专业人才，以便把伦敦城打造为多样性的智慧城。伦敦城金融服务业的高质量 and 稳定发展源于吸引和留住顶级人才。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企业决策和提升



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伦敦城金融服务业的绝对优势在于银行业、保险、基金管理、证券、衍生品和外汇等多项业务的专业水准；行业界限越来越模糊，技术和国际贸易在改变世界，传统的金融服务企业和思路活跃的创业公司均需要技术和创新思想来驱动创新，人才集群通过人才互动和团队合作能迅速产生新的创意、新的产品与服务。就领军人才来源地而言，伦敦城因其顶级知识型就业岗位的数量和专业领域，被视为全球高端人才之都。2018年，FTI咨询公司就“哪座欧洲城市拥有最好的金融服务人才资源库？”调查了101家机构投资者，结果表明，89%的机构选择伦敦，6%选择法兰克福，3%选择阿姆斯特丹，2%选择都柏林。2019年，伦敦城从业人员中有70%从事高技能工作，而伦敦市为60%，英国仅为47%。

伦敦城的金融服务和相关专业的就业岗位数量稳定增长。2018年，伦敦城银行从业人员为6万人，法律工作人员为4.5万人，计算机编程和咨询人员为2.7万人，保险从业人员为1.5万人。金融从业人员高达17.9万人，而且证券和商品期货经纪及投资信托从业人员增长较快，银行从业人员数量下降；相关专业服务人员达到7.9万人。当伦敦大都市金融服务和科技从业人员数量下降时，伦敦城的这两个行业却提供了最多的新增就业岗位。2018年，伦敦大都市金融服务从业人员为103.1万人，而伦敦城的金融服务业总数为36.8万人，占总数的35.69%。

伦敦城是一个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地区，吸引了大量全球优秀人才，其人才结构更加国际化。最近几年，伦敦城的海外员工占比相对稳定，2017年达到了40%，

其中25%来自非欧洲经济区，15%来自欧洲经济区。伦敦城的企业高管来源地更加多元化，他们来自世界95个国家或地区，以来自法国、爱尔兰以及印度、澳大利亚、南非和美国的从业人员为主。就就业企业而论，43%的从业人员在小企业工作，36%的从业人员在中型和大型企业工作。就出生地而言（以是否在英国出生为标准），伦敦城国际人才结构的行业差别比较大。金融服务业中境外出生的就业人员占比为38%，保险业仅为16%；在专业服务中，管理咨询的人才比法律服务业更加国际化，前者占比为49%，后者只有29%。英国缺乏许多类别的技术人才，包括数据科学家、网络安全专家、软件高级开发人员和计算机动漫专家，伦敦城内28%的高科技人才来自欧洲经济区，12%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之下，其他低薪服务行业国际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管理咨询与支持服务业，17%的人员来自欧洲经济区，34%的人员来自世界其他地方；在酒店与餐饮服务业，40%的人员来自欧洲经济区，32%来自世界其他地方；在建筑业，40%的人员来自欧洲经济区，15%的人员来自世界其他地方。

为配合伦敦城金融科技的发展，英国政府积极修订相关人才引进政策。2011年成立的英国科技城（Tech City UK），吸引了大量科技公司的入驻，科技城以互联网作为平台，推出大量新兴的科技产业，构建了具有英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在伦敦城，区块链、数字化银行、API开发、互联网贷款及支付等领域取得快速发展，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英国政府助力人才的引进，及时修改了海外人才签证手续，积极推出以科技人才签证为重点的多项绿色通道服务（Exceptional Talent Visa、

Startup Visa 和Innovator Visa等)。英国政府还通过税收和激励措施、IPO规定修改及制定鼓励创新制度扶持金融业的持续发展,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人才,为整个伦敦赋予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

四、伦敦城的企业密度与集群效应

伦敦城各类人才荟萃,吸引了大量的境内外企业来此落户,集群效应在伦敦城的经营活动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理论上,日新月异的金融科技和全球一体化带来了快速变化,任何公司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通过现代科技跟客户和金融市场保持沟通,但是大多数企业依然选择在离客户和金融市场最近的地方展业,即虚拟的空间依然无法替代物理空间。企业设立的选址决定了企业能招聘到什么样的人才,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跟什么样的企业学习、工作和交易。也就是说,企业在所在城市能够聘请到所需的人才,能建立起良好的企业关系。伦敦城为国际企业顶级团队互动营造了良好氛围,城内企业也可以蹭伦敦城的声誉和热度。FTI咨询公司的调查结果就是明证,58%的国际投资机构认为伦敦城为最佳欧洲城市,主要原因是在伦敦城企业离客户、供应商和企业圈子最近,而且任何方式都无法取代与客户面对面的、最有效的交流。知识经济时代离不开创新,而且创新可以共享与复制,新的创意、产品和服务须尽快推向全球市场,所以伦敦城能帮助企业建立和巩固客户关系。创新源于与客户面对面交谈,首先交流复杂想法和产品构想,再了解客户实际需求和预期,最后赢得客户信任。伦敦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平台——与客户会

谈和促成交易的场所。这样的平台有利于思想碰撞,并推动产品与服务的推陈出新,约2/3的企业彼此间有业务来往。以保险业务为例,保险经纪公司(其中180家获得劳埃德认证并拥有业务席位)位于劳埃德伦敦交易大厅5分钟的距离内,以便他们利用劳埃德独家提供的专用交易撮合系统。

伦敦是一个经济活力十足的地方,像过去一样,如今伦敦城各类企业云集,企业密度为全球金融中心城市之最。2019年,伦敦城共有23890家企业,99%为中小企业(雇员人数低于250人),其中80%的企业雇员还不到10人,真正的大企业只有280家,但提供了半数以上的就业机会。大型企业犹如伦敦城的引力中心,中小企业分散在周围地区。除了英格兰银行(英国中央银行)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外,有5家世界100强的银行总部位于伦敦,还有其他英国银行和约250家外资银行机构在伦敦金融城从事国际银行业务;劳埃德金融集团、安联保险集团、汉诺威、丘博集团等保险巨头从事保险与再保险业务。在伦敦城,有些服务业高度集中于伦敦城某些区域,如法律公司一般集中于伦敦城的西区,而保险企业位于东区。此外,每年有许多创业公司在伦敦城设立,2019年约千家创业公司成立,其中47%的创业公司涉及金融、专业服务和相关企业服务,11%为科技企业。众多企业云集伦敦城,企业密度必然很高。受伦敦公司(伦敦城公司前身)和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Council)的联合资助,2003年拉夫堡大学和曼彻斯特商学院的几位教授调查研究了伦敦城分行业的企业密度(被定义为公司办公室百米以内有10个同行企业),结果发现,保险、招聘、银行、商业服务和法律



的密度分别为0.574、0.559、0.554、0.534和0.443。当时的金融服务及相关企业数量为23000家，与2019年相差无几，因此这一研究结果对现在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也是伦敦城企业聚集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政府和伦敦城公司主动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以便将国际业务吸引到伦敦。英国政府先后推出《税收（跨境贸易）法案》和《贸易法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贸易待遇，力求将脱欧进程对英国的负面影响度降至最低水平。2018年，英国与非洲签署新的《经济伙伴协定》，加大了英国对非洲的投资额度；英国和新加坡达成三项协议，以此加深双方金融业务联系、加强国际绿色金融合作。鉴于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大趋势，英国和中国签订了各项经济事务谅解备忘录，现已取得了初步成果。早在2012年，双边政府启动“（伦敦）人民币业务中心计划”，在伦敦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国债，成立伦敦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下，双方开展了更广泛的合作，并签订《关于非银行机构支付业务合作的监管谅解备忘录》。据2020年1月《伦敦人民币业务季刊》，截至2019年11月，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人民币点心债券总市值为349亿元；2019年9月末，人民币存款达到604亿元，贷款余额为485亿元，人民币日均清算额约490亿元，伦敦城已是仅次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五、伦敦城国际金融中心的枢纽功能分析

伦敦城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其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地位，还因为伦敦城管理机构

始终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伦敦城集聚了优秀的人力资源和企业资源，金融科技却一直是金融服务效率提升的转化器。经过长期不懈地努力，伦敦构建起了知识经济所依赖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国际化网络，与其他金融城市建立了中心辐射网络，即毂辐状（扁平化）关系。如前所述，为吸引各大金融、科技巨头、独角兽公司和创业公司，伦敦向他们提供优越的条件。事实上，伦敦城一直是金融科技应用的领头羊。以外汇交易技术为例，电话、电报、电传（20世纪50年代以后）为主要通讯方式，电话用于交易，电报和电传用于交易确认和支付指令发送。1977年上线的SWIFT（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完全代替了电报和电传功能，为会员银行提供与支付信息有关的、安全稳定的计算机网络；1981年路透社又推出货币经纪服务系统（Reuters Money Dealing service），革新了全球交易员的信息沟通方式，实现了由交易大厅向显示屏转变的过程；自1992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外汇交易业务迁移到电子交易平台，彻底改变了交易方式。

金融科技越来越多的应用为伦敦城发展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提升了伦敦与其他金融中心的交易效率，其交易场所由昔日的行会和咖啡馆逐步转变为全球最大的银行同业市场以及最大的电子交易市场。伦敦城拥有太多的荣誉与成就：伦敦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市场，2019年的市场份额达到43.12%，比排名第二的纽约高出26.6%；是全球最大的利率衍生品市场，2019年其市场份额达到历史新高50.11%；是全球最大的国际债券发行市场，自2006年第二季度超越美国以来始终保持领先。在保险服务业方面，伦敦包揽了60%的全球航空保

险业务、50%的全球能源保险、33%的全球运输保险。伦敦保险市场为欧洲最大、全球第三的保险市场，已成为全球大型工业风险和再保险业务的交易中心。

本文不得不提到伦敦外汇市场发展，特别是交易货币结构的变化，以印证伦敦外汇市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增长。外汇市场业务不是伦敦全球金融中心业务的全部，但市场发展却很好地说明伦敦城公司的营销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伦敦外汇市场的主要做市商银行共有28家，英国本土银行仅占5家——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劳埃德银行集团、渣打银行和国民西敏寺银行（皇家苏格兰银行）。伦敦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均为外国大银行，尤其是美国的7家大银行（美国银行美林、纽约银行梅隆、花旗银行、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坦利和道富银行），它们的市场份额最高。2019年，进入前十名排行榜的美国几家银行的份额达到32.31%，而英国只有汇丰银行以4.93%的份额名列第8。如果实力强劲的外资银行不积极参与外汇市场投机、套利和保值交易，市场就缺乏充裕的流动性，伦敦外汇市场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国际竞争地位。

交易货币结构变化反映出伦敦城对外汇市场变化的独特理解力。如前所述，伦敦城敏锐地觉察到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亚洲经济的地位提高，主动加强与中国的金融业务合作，期望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英格兰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支持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同时，伦敦城公司还跟印度保持一贯的密切合作，以满足高速发展的印度对国际金融服务的需求。在交易技术不断完善条件下，伦敦外汇市场交

易的外币种类越来越多，为新兴市场货币交易提供了高效率的平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G4货币（美元、西德马克、日元和英镑）垄断了伦敦外汇市场。自欧元问世以来，国际外汇市场格局有所变化，2001年4月，G4货币交易占165%（按200%计），达到峰值，在随后几次调查中，G4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逐年下降，2004年、2007年、2010年、2013年、2016年的市场份额分别为162%、155%、156%、155%、154%，呈现缓慢回落趋势，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以“金砖”五国货币为例，2019年10月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南非兰特和人民币在伦敦外汇市场的交易份额分别为0.77%、1.03%、0.73%、1.49%和3.42%；2010年4月，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南非兰特和人民币的份额分别为0.30%、0.28%、0.64%、0.37%（俄罗斯卢布的数据无法获得）。伦敦现在是仅次于香港的最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并于2016年超过新加坡成为仅次于香港的最大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中心。可见，伦敦城公司的市场开发策略终于得到预期的回报。一种货币的国际化程度的衡量标准就是在伦敦外汇市场的交易是否占该货币全部外汇交易的40%，这是全球对伦敦外汇市场的最大肯定。

六、伦敦城的发展经验对大湾区金融合作的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的具体情况有别于伦敦城，但伦敦城的发展经验仍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与借鉴。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伦敦



具有时区优势（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便利条件（居欧亚大陆和北美地区之间），有着悠久的国际金融中心历史，人才和金融服务企业云集，长期得到英国政府和伦敦城公司的扶持，可谓占尽天时地利。然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为因素才是最重要的要素，因地制宜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这才是大湾区最务实的发展战略。

第一，加强人才团队的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应利用各种引才计划，吸引境内外的优秀人才到湾区服务，以形成最佳的人力资源库。香港金融人才济济，金融市场发达，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区域国际金融中心；深圳金融人才资源丰富，金融科技发展势头迅猛，是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澳门休闲娱乐发达，也有一定的金融资源。但是，三地的金融一体化水平较低，人员流动限制较多。从金融人才来源看，香港人才国际化水平最高，其他地方的人才本土化倾向明显；从知识结构看，三地的传统行业人才较多，新金融人才较少，金融科技人才尤其匮乏。

第二，提升湾区内金融企业的密度，加强金融业务的互联互通。粤港澳大湾区应充分利用优惠政策以吸引境内外骨干企业、中小企业和科技创业公司落户，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企业集群。目前金融企业密度较低，相互之间的金融交易额不高，区内金融企业各有各的打算，合作意愿较低。例如，香港一直在努力扩大自己的融资租赁业务，深圳的相关业务颇具规模，而澳门有意发展融资租赁，但三地却没有建立起天津东疆租赁模式的运作计划。香港交易所衍生权证的开发与交易在全球享有盛誉，深圳交易所的衍生品交易

为空白，澳门正筹办成立证券交易所，湾区金融合作仍处于较低水平。伦敦城的商业模式值得借鉴。

第三，全力支持和协调统一的监管制度。监管原则可参照伦敦城做法，既公开透明又不失灵活性，不能像美国那样过于机械化、规则化，更不能像东京那样规则过于复杂、执法水平低下。同时，监管应适度，不宜过度，否则会增加金融企业的负担，容易扼杀企业的创造性。在2005年的一项调查中，Z/Yen发现，80%的受访者认为监管环境很重要或非常重要，并给了伦敦18.1的高分（纽约为17分）。英国推出的监管沙盒（regulation sandbox）深受700多家公司欢迎；2019年积极与多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成立“全球金融创新网络”（GFIN），促进国家之间的监管合作、共享创新经验以及向企业提供试用跨境解决方案。

第四，政府主动创造合作机遇。大湾区应高度重视金融业对大湾区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把湾区金融合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对内而言，有关政府可组成联合办事机构，全面规划和协调大湾区金融服务业发展纲要，统一制定有关人才引进、企业落户、资本流动、税收优惠、行业监管等政策。对外而言，应主动接触全球重要的金融市场，尤其是提高亚洲市场对大湾区金融建设的关注度，促进湾区和这些市场的双向投资，切实完善金融政策和改革措施。亚洲（东亚）是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其经济总量早已超过欧洲和北美，直接促成了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重大改变。亚洲将继续在金融、货币和基础设施方面改变世界格局，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把握这一历史机遇，积极开展与亚洲地区更

多的金融合作，成为伦敦城对欧洲、曼哈顿（纽约）对北美一样重要的金融合作区。

第五，着重发展金融科技领域。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应当重视科技的力量，以应用崭新的金融科技来实现弯道超车。纵观伦敦城的发展史，伦敦城以金融科技为手段准确把握住每一次机遇，如最初将电报用于外汇交易，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将计算机主机用于外汇交易前台和后台，目前又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外汇交易。金融业高度依赖金融信息的及时传播，湾区内主要城市应努力打造金融科技孵化器，为各大金融公司、独角兽公司或创业公司提供优越的条件，因为金融科技驱动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金融科技在湾区金融发展中有着重重的分量。

最后，完善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离不开其他配套设施的支持。因为有人工作的地方就有生活，有生活的地方就必然需要配套设施，包括娱乐设施、文化场所、医疗健康设施、各类学校、居民住房、交通设施等。伦敦城是一个生活情趣十足的地方，它不仅是全球金融中心，也是伦敦大都市休闲娱乐之都。伦敦城有着全球著名的肉市和鱼市，还有餐饮区（伦敦城市花园）、购物区、休闲活动区等。伦敦城购物区既有18世纪的皇家购物中心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利顿贺集市，也有当代风格的新交易巷一号。对大湾区来说，这些配套设施似乎无关金融服务区的核心竞争力，但确实能给冰冷的金融交易带来格外的温馨和宁静。㉑

参考文献：

- [1]City of London. Global talent in the City[R]. City of London,2019:1-3.
- [2]City of London. The City statistics briefing[R]. City of London,2020:2-5.
- [3]The City UK. Key Facts about the UK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2019[R]. The City UK,2019:15-18.
- [4]City of London and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Representative Office for Europe., London RMB Business Quarterly(Issue 5)[R]. City of London,2019:4 .
- [5]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of Foreign Exchange and Over-the-counter (OTC) Derivatives Markets in 2010,2016,2013,2010,2013,2016,2019.

作者简介：梁惠雅，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王应贵，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广州市金融服务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

（责任编辑：卢小文）

Clustering Effect, Competitive Position of the City of London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Greater Bay Area

Liang Huiya, Wang Yinggui

Abstract: In its truest sense, the City of London is on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the other one being New York), while other world cities are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s. The fact that



London has long enjoyed such a reputation indicates the city must have pursued unique competition strategies. The pool of talent and dense concentration of financial business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by Fintech forces into the city's core competences. Top talent and the size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are mutually attracted, forming the economy center of gravity, while applications of Fintech have well linked the city with other cities, and brought into full display the hub-spoke potential of the city. At present, as the financial integration is quite primitiv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East Asia is becoming the new economic gravity of the world, the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looks quite promising, and will benefit greatly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City of London

Keywords: The City of London; financial center; clustering; the Greater Bay area